

擎天峰

短篇小说集



擎 天 峰

短篇小说集

郑州市文化馆创作组编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0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 10105·127 定价 0.56 元



目 录

怒 涛·····	工人	叶文玲 (1)
擎天峰·····	工人	王广先 (27)
讲 台·····	工人	张秀生 (48)
腊 梅·····	社员	邵复蔚 (70)
战鼓声声·····	工人	李荣龙 (90)
麦苗青青·····	工人 张德桢 石伟波 知识青年	翟英范 (105)
新的征途·····		张新良 (125)
黄河涛·····		曹 地 (150)
第十个徒弟·····	工人	邢 可 (174)
新来的检验工·····	工人	叶文玲 (196)
胸 怀·····	工人	赵 铁 (212)
郝师傅·····	工人 雒富贵	武振洲 (231)
心 愿·····	工人	李 琪 (254)
明灯闪闪亮·····	社员	武今明 (268)

怒 涛

叶文玲

一

一辆黑色的小轿车，沿着林荫大道飞驰。仰坐在车中的星光机械厂厂长关勃，今天心里分外舒适。

刚才在工业局的计划会议上，当他声音响亮地宣布了星光机械厂的产品和利润计划后，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议论。局长私下鼓励他：“别管那些人乱嚷嚷。你们星光厂在突破利润计划上，要成为全市工业战线一颗闪光的星星！上头的这个‘大挖潜力，增加利润’的新精神，不就是为你们开辟的广阔途径吗……”散会后，局长又专门派小轿车送他回厂。这一来，受宠若惊的关勃，更加踌躇满志——只要潘主任的计划能够实现，星光厂不仅在全市、全省名列前茅，他本人也将成为管理工业的行家而名扬全国，前景真是光辉灿烂！

在关勃旁边坐着的，是技术室主任兼生产科长的潘自高。他五十多岁年纪，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，穿一身笔挺的中山服，显得温文尔雅，笑容可掬。这个解放前某商行的襄理，由于独特的才干和出奇的殷勤，早已成了厂长关

勃离不开的拐棍了。

关勃舒展了一下身子，慢悠悠地搔着稀疏的头发，说：“老潘哪，我看咱这回的利润计划，是老太太拾鸡蛋——稳拿的哟！”

潘自高恭敬地点点头，转动着圆溜溜的小眼，说：“别的没问题，就怕机修工段难办，特别是那个老江，他现在一心扑在‘N—11’机件上，根本没心干别的！”

“你是说江连海？”

潘自高点点头。关勃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高个头的老工人形象：年交六十的江连海，黑红的脸膛上布满了刀刻似的皱纹，一头短短的银发；一双深邃的眼睛。他身板硬朗，技术精湛，那老当益壮的劲头，全厂无不叹服。可就是……

“这个老同志就是脾气倔。唉，‘强按牛头不喝水’嘛，对他，”关勃自信地摆了一下手说，“我们注意点领导艺术就是喽！”

潘自高心里打着小鼓，嘴里却“嗯嗯”应着。

车子驶到了星光厂。大门口横着一台拖拉机，拖拉机周围，围了一大群人，把通往厂里的道路堵得死死的。关勃和潘自高只好下了车。

关勃皱着眉头走上前去。潘自高拉着主任的腔调，慢声慢语地问：“你们在这里捣腾什么啊？”

没人答腔。

潘自高的脸霎时拉长了。

“好！找到毛病了！”人群中突然响起一阵欢呼。

从深红色的拖拉机机座下面，忽地挺立起一副铁塔似的身躯。关勃一看那满头银发和红通通的脸膛，不由地冷冷一笑，对潘自高说：“我知道准是他！”

汗涔涔的江连海，右手捏着扳子，蹙着浓眉，盯着左手托着的一个磨损的机件。旁边的人伸头一看，齐声叹道：“哟，又是这个‘N—11’！”

开拖拉机的小伙子从机座中钻了出来，焦急地看看机件，又看看江连海，连声问：“江师傅，有办法吗？”

潘自高分开人群挤过来，不胜厌烦地挥着手：“我们又不是检修站，又不生产这玩艺儿，有啥办法！”

江连海眉峰一抖，盯了潘自高一眼，回头对开拖拉机的小伙子说：“田喜，我们仓库里还有几个样品，先借给你一个换上。”

不一会儿，机件拿来了。田喜霎时眉开眼笑，高兴地说：“嗨，太感谢你们了！我们县里的拖拉机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这玩艺儿报废不能用哪！谢谢，谢谢你们！”

“好啦！”关勃以厂长身份接受了感谢，挥了一下手说：“这不是解决问题了吗？”

“这能算解决问题了吗？”江连海紧接着说：“拖拉机最容易损坏的就是这种心脏机件，可我们厂偏偏不生产！今后……”

“今后希望工人老大哥多为我们生产些急需的农机配件！”田喜诚挚地要求着，“别看这玩艺儿小，听说买一件，苏修要一口膘猪，西德要一匹白布，日本要一两黄金哪！”

小伙子机灵地膘了一下厂门口的大牌子，接着说：“看！你们这么大个机械厂，为啥不多生产一些我们农村急需的配件呢？”

田喜的问话使全场的人都为之一愣。

“问得好！”江连海浓眉一扬，把一只大手重重拍在田喜的肩头：“我们总有一天会生产的！”

田喜兴冲冲地跳上机车，换上配件，发动了拖拉机。拖拉机启动时，小伙子从窗口中探出头来，热火火地喊道：

“江师傅，谢谢您啦！有空儿时，一定到我们金水滩公社去呵！”

江连海点点头，深情地挥动着大手，凝望着深红色的拖拉机渐渐远去……

关勃怒冲冲地别转了脸。江连海的多管闲事，以及刚才俨然以工厂主人的口气在大庭广众中的话语，使他分外不舒服。他皱着眉头低声问潘自高：“他们还想干啥？”

潘自高悄悄地对他耳语：“你忘了？还不是江连海建议的那个厂社挂钩。他们成立了个下乡检修组，我没同意。”

关勃想发火，又怕失身份，捺了捺火气，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：“马上通知开会，贯彻局会议精神，讨论规划！”

二

会议室里，铺着雪白桌单的长桌旁，各工段、科室的负责人依次就座。星光机械厂向来以等级森严著称，因此，开

会的人数虽不算少，却静得连声咳嗽也听不到。

坐在会议室正中间的关勃，神采飞扬地讲着话，不时用手指“咚咚”地敲着桌子上一个硬面本子。本子上是潘自高那颇费心血描下的仿宋字：《星光机械厂五年规划》。

“……总而言之，规划是规划，能不能实现，唉，有待在座诸位的努力。不过，我想只要咱们紧紧抓住钢丝床和儿童车这两种产品的生产，就不愁完不成利润计划……唔，我讲的不少了，还是大家都谈谈吧！”关勃把困倦的身子往藤椅上一靠，抽出了一支烟卷，潘自高手中的打火机马上“叭哒”一声，凑上去点着了烟。

人们仿佛受惯了拘束似的沉默着，一时只听见壁上大挂钟在嘀嗒嘀嗒地响。

“怎么都不说话呀？”潘自高笨客可掬地吹灭了打火机，“唔，斟酌斟酌也好。欢迎对规划中的各项措施锦上添花！”

“我来说！”会议室的一角，随着洪钟般的噪音，江连海腾地站了起来，“我是老粗，只会牛头刨削平板——直来直去。照我看，这个规划是一面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白旗！”

这一声重锤，震歪了关勃的眉眼，他那只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的手，半天没动一动。潘自高的笑容消失了，整个脸象一张纸糊的面具。一霎时，会场静得几乎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。

“这个规划讲了两件事：一是要突破一千万元的利润指

标，二是要闹成个拥有三千名工人的大厂子。什么要盖五层大楼，大楼上安置几个科室，屋里铺什么样的地毯，摆什么样的沙发……这些，你们滴水不漏地都想到了！”江连海激动得好象江河决堤一样，一口气说了下去，“可是，那里头就缺少根本的一条：我们这个机械厂准备走什么路！厂长，我不明白，我们为什么要抛开支农产品去搞什么钢丝床、儿童车？刚才厂门口的情景大家都见了，拖拉机手的话咱们都听到了，因为进口这种‘N-11’，苏修和资本主义国家这么卡我们，我们作为中国的工人，心里是什么滋味啊？”他越说越激动，抬头望了望墙壁上的毛主席像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毛主席早就给我们指出：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，‘N-11’是拖拉机的心脏部件，我们早就要求生产这种配件，请战书贴了一年多，领导上为什么不管不问，无动于衷？”江连海说着，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叠信件，两只粗壮的捧着信件的大手，微微颤动，“大家可以看看这些信，这是一颗颗滚烫的心哪！贫下中农在眼巴巴地看着我们。同志们，我们如何办这个厂，我们要走什么道路呢？依我说，为农业生产服务，就是我们的方向！我们的目标就是毛主席指出的，为实现农业机械化而斗争！”

重石激水，浪花四溅。江连海的话，使会场顿时沸腾起来。人们纷纷议论，热烈地表示着自己的意见。

关勃连连擦着额角的汗。会议开成这个局面，是他万万没料到的。幸亏潘自高及时一阵耳语，厂长马上又胸有成竹了。

“大家静一静！”关勃恢复了威严，一板一眼地说：“开会嘛！要有中心议题，哎？今天是让大家根据我们厂条件，讨论如何贯彻规划，接受上级交给的任务。至于‘N-11’，因为费工大，利润低，目前不宜生产。生产什么样的产品，是领导上考虑的事。哎？老江，不要离弦走板！……”

“不！我觉得江师傅这一榔头敲到点子上了！”随着这个脆亮的声音，一个剪着齐耳短发，身穿背带裤工装姑娘，忽地站了起来。她是团支部书记孟华。

孟华泼泼辣辣地只管放着机枪说：“江师傅的话听着真痛快，真来劲！同志们，我们这么大的机械厂，不为农业机械化出力流汗，却偏要生产什么钢丝床、儿童车，这究竟执行的是什么路线？请问，咱们在座的这么多工人，农村那么多社员，有几个在等着睡钢丝床呢？”

大家一听，哗地笑了。这笑声是对关勃、潘自高的嘲弄，也是对孟华的赞扬。

“孟华！”关勃喝了一声。他捺了捺火气，眼睛斜了一下江连海，“你是站着说话不怕腰痛！哎？‘痛快’，‘来劲’，这不是开晚会演节目！这是讨论生产上的大事……”

孟华一怔，面孔涨得通红，冲着关勃说：“怎么，我不该发言？如果这里没有我的发言权，那我坐在这儿干啥？”接着，她“哗啦”一声推开椅子，咚咚地走出了会场。

关勃大怒，用手指把桌子敲得咚咚响，大声说：“不乐意参加会议，可以请便嘛！”

潘自高把手在空中晃了几下，说：“好好，大家不要受

干扰，再回到原路上来！”

江连海愤怒地盯了潘自高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我看，‘干扰’是有的，就是有人要把我们厂引到邪路上去。不过，可不是她孟华！……对不起，我也要走了！”说完，他跨着稳健的大步，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走去。

接着，呼呼啦啦又有不少人跟着江连海离开了会场。会议室一下子空落了。

孟华咬着嘴唇在厂院里快步走着。忽然，她听见后面传来稳健有力的脚步声，暮色苍茫中，她认清了是江连海。是的，来的是江连海一个人，可是却使孟华感到好象来了千军万马，使她精神大振。她噔噔跑过去，抓住江连海的大手，激动地叫了声：“江伯伯！”

“小华，你做得对！走，咱们到料场钉个三角架去！”

“钉三角架？”孟华问，马上又明白了：那是试制“N-11”用的，便欢快地应了声：“好！”

月光下，江连海站在高高的角梯上，粗大的手紧握榔头，“砰一砰！”地敲打着坚硬的元钉。孟华扶着钢板，目不转睛地看着，刚才那愤愤的心情仍没平息，她说：“江伯伯，真没想到，关厂长怎会滑到这个地步！”

“应该想到呵，小华！”江连海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铁会生锈，人会变嘛！”

“原来我总想着他是老革命，入党这么多年了……”

“锋钢里还有砂眼哪，党内就没有变坏的了？小华，看

起来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他们想的，走的，跟咱不一路呵！……”

孟华默默听着，忽又想起一件事：“江伯伯，潘自高说，检修组未经厂部同意不准下乡？”

“他说他的，咱干咱的。革命，不需要批准！”

孟华沉思着点了点头。江连海的话不多，却包含着深刻的道理。姑娘是个有心人，天长日久，她从江连海的一言一行里，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，学到了不少老一代工人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的高贵品质。她充满敬意地看着江连海敲打元钉的动作，深深感到：江伯伯敲打的不是钉子，而是一个老工人对关勃、潘自高所执行的这条错误路线的有力抨击。……

三

潘自高拿着盖了公章的任务单，来到了金工车间。

他在门口探头张望了一下，江连海不在。孟华正在工作台上埋头钳着工件。

“老江又下乡了？”潘自高哼着鼻子问，“没跟厂部打招呼，就随随便便外出，还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？哼！……”

“你了解情况吗？”孟华顶上来，“江师傅上的是夜班，他用休息时间下乡帮助贫下中农检修农机，难道也不允许吗？”

潘自高暗里一咬牙。哼，这个带刺儿的丫头，简直跟她

的师傅江连海一模一样！表面上，他却装着不在意地说：“瞧，你这丫头，我也没说啥嘛！唔，你偷偷摸摸又在搞什么名堂哇？”

孟华理直气壮地答道：“谁偷偷摸摸啦？我锉的是拖拉机上急用的‘N—11’模具。我们一不背人，二不躲藏，怎么能说是偷偷摸摸？”

“对！”风尘仆仆的江连海大步走了进来，把背着的工具袋，豁唧一声放在工作台上，说：“支援农业机械化，光明正大！”

潘自高一震，连忙换了个笑咪咪的脸儿，说：“呵呵，你回来得正好！”随即把任务单递了过去。

江连海接过一看，任务单上注着：如果提前完成这批钢丝床接头的模具，每人可领三倍的“超产奖”。

江连海微微一笑，把单子轻蔑地扔给了潘自高：“你以为我们是为了钱才干活的么？”

“你……”潘自高一时气得脸色发了白，“我萝卜不好是坐在窝里的。在其位，谋其政。老江，你不要太出格了！”

“哼！”江连海的嘴角掠过了讥讽的微笑：“窝里的萝卜总归要拔出来的，到时候掰开看看，是红是白就清楚了！”他从工具包里拿出了锉刀，在孟华身旁坐了下来。

潘自高的脸一下子铁青了，二话没说，扭头去找关勃。

关勃听了潘自高的“汇报”，拿着任务单，来到了车间。厂长亲自到车间下达任务，在星光机械厂，还是破天荒第一

次。

“你倒说说，为什么不接任务？”关勃尽力克制着怒气，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，不停地眨巴着。外地来的催货单上的火急词句，在他耳边嗡嗡作响。为了这批活，他已经几夜没睡好觉了。

“很简单，这项产品不是国家计划！”江连海头也没抬地说，手中的锉刀一刻没停。

潘自高觉得有必要提示厂长：江连海连手中的活也不停，是多么傲慢！就捏着嗓子厉声说：“是厂长跟你说话呐！”

这当儿，不少工人从四周围了过来，大家一齐盯着厂长和潘自高。

“唔，那上头不是明白写着么！”江连海用嘴一努墙上贴着的密密麻麻的厂规条文，嘴角又掠过一丝讥讽的微笑，

“你们规定的工作时间不准交头接耳，不准手中停活嘛！”

人们哄地笑了。

“别扯那！”关勃尴尬地挥着手，“钢丝床是厂部根据上级的指示定的产品，哎，当然可以算国家计划，这，我已在会上说过了！……”

“我们不接这项任务的原因，我也在会上说过了！”江连海强硬地顶了上来，“我们从生产办公室了解到，上级在去年就给我们下达过‘N—11’的生产计划，你们为什么不贯彻？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工人？”

关勃大吃一惊。心想：真见鬼！老潘这个笨蛋，怎么让

底下人知道了这件事？他涨红着脸，答不出话来。

“不让干，我们也要干！”江连海紧接着又说，“第一，这是国家下达的任务；第二，这是农村急需的产品，我们有责任尽快生产出来，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尽一份力量。所以，老实告诉你，我们试制‘N—11’的决心下定了！”

“江师傅说得对！这是我们全工段的决心！”工人们齐声嚷起来。

关勃一听，怒火冲上了脑门：“你们别忘了，我是厂长！没有厂部命令，谁也不能改弦更张！”

“是的，大家知道你是厂长。可你别忘了，干活的是我们工人！”江连海声音不高，语气很硬。他毅然宣布说，“现在，我正式向你这位厂长作个汇报，我们大伙儿成立了‘N—11’试制组，决心干到底，尽快拿下‘N—11’！”

关勃气得直打哆嗦，潘自高却皮笑肉不笑地打了圆场：“好好，这事暂且放一放，想不通的，可以再想一想！”他扯着关勃朝外走，“回头再说嘛！”

潘自高边走边嘀咕：“厂长，不是我事后诸葛亮，你以前太看重江连海了，不煞煞他的威风，以后的工作还咋做呀？”

关勃把手一摊，无可奈何地摇着头，说：“你说能拿他怎么办？烈属、老工人、老党员，技术上有一手，群众威信又高……”

“嘿，越是烈马，越得系笼头呵！”

“哎？”

潘自高小心地左右看了一眼，又把嘴凑上了关勃的耳朵……

四

启明星还在晨空闪烁，孟华又进了冲压车间。

“N—11”的试制工作，在紧张地进行。图纸被封锁了，试制组的几十双手就动手自己画；材料被卡了，大家就在厂里各个废料堆里搜寻；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绞尽脑汁的深夜，又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挥汗如雨的凌晨。困了，他们胳膊当枕头，躺在凳子上睡一会；干粮装在兜里，饿了就啃上两口。昨晚，江连海又心急如火地深夜赶往郊区金水滩公社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这个公社的小农机厂，承担了“N—11”的一个配套工序，这阵子也是没明没夜地赶着干。共同的革命目标，把城乡、工农的心紧紧地拴在了一块儿！

孟华扭亮了那台八十吨冲压机上的操作灯。冲压机上的模子早在昨天就对好了。她满怀深情地按了电钮，踩动了踏脚。

“咣当！”一声沉雷似的闷响，使孟华大吃一惊！冲头深深砸进了下模。模具压碎了，冲头上的连杆断裂，曲轴也撞弯了。

孟华发了愣。惊恐、痛惜交织在一起，心里象刀剐一样难受，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。

忽然，响起了稳健有力的脚步声，江连海披着一身晨露

回来了。

孟华急步迎上前去，颤着嗓子叫一声：“江伯伯！……”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。

江连海一看孟华的神情，又看了看机器，微微一愣，然后轻轻地拍了拍孟华的肩头，说：“嗯，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。”说完，便仔细地察看着粉碎的模具和震坏的曲轴、连杆。看着看着，他的两眼闪过一道警觉的光芒。他迅速掏出卷尺在丝杠上一量，眉峰一挑，连忙叫了声：“小华，你看，有人捣鬼！定位的丝杠被人动过了！”

孟华探头仔细一看，失声叫道：“哎呀！都怨我脑子里少根弦！”

“先别声张。”江连海轻声嘱咐道，“蛇不出洞难捉，咱先等在一边看。”

这时，许多工人闻声走了过来，一看这情景，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

“厂长来了！”有人轻轻喊。人们给一脸怒色的关勃闪开了路。关勃身后，照例跟着潘自高。他腋下挟着本《事故记录》册子，眼珠子在晶亮的镜片后面溜溜转动着。

关勃沉着脸，斜视着江连海，掏出一支烟叼上，冷冰冰地问：“你是一个老工人，你自己说，这是几级事故？唉？”

“厂长，是我开的机器，跟江师傅不相干！”孟华上前一步，大声说道。

江连海看也不看关勃的脸色，平静地说：“不，不怨孟华，模具是我对上的！”